

媒介地理学视阈下新疆空间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以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为例

吴先梅

摘要 | 媒介的影像体验是人们感知不同时间和空间的重要来源。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形式，通过与文化地理的互动，建立起观看世界的方式，构建特定的地理空间想象。本文从媒介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探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如何通过空间、时间和地方三个维度的叙事与影像呈现，利用电视这一媒介构建并传播阿勒泰的城市形象，探讨其在地方形象塑造与文化传播中的功能与影响力。

关键词 | 媒介地理学；《我的阿勒泰》；城市形象；文化传播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影像作为媒介，提供了理解世界、了解空间的方式，媒体创造了中介的环境与关系，媒介文本建立了观看世界的方式、建构起地理的想象。^[1]近年来，电影与电视中关涉城市、地域的创作兴起引人注目，影像作品不仅承载着娱乐功能，更在社会文化的传播与形态构建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影视剧逐渐成为城市形象展

示的重要窗口。《狂飙》的热播使江门一夜成名；《去有风的地方》使得云南大理的知名度大大提升；《春色寄情人》将泉州的Citywalk推上热搜；《我的阿勒泰》走红后，带动了当地的旅游热潮。在当前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人类的空间感由实境转向虚境，由亲身体验转向媒介体验”^[2]。在《我的阿勒泰》中，阿勒泰不仅

[1] [英] 麦克·克朗：《文化地理学》，王志弘译，巨流图书公司，2004，第107-130页。

[2] 邵培仁、杨丽萍：《转向空间：媒介地理中的空间与景观研究》，《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是剧情的背景地，更是通过历史叙述、人物发展和社会背景交织而成的一个真实且动态的空间实体。

《我的阿勒泰》是由滕丛丛导演，改编自李娟同名散文集的八集电视剧，是首部入围2024戛纳电视剧节主竞赛单元的长篇华语剧集。作为一部背景设定在中国西北边疆城市阿勒泰的电视剧，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美丽的自然景观为其提供了独特的空间和文化资源，它以诗一般的镜头语言，艺术化地呈现城市的真实地理图景，并结合多维度的叙事结构，展现了阿勒泰独特的地域和历史文化，想象的地理与真实的地理共同塑造了影片的视觉表征。研究这一电视剧的成功经验，对于理解媒介在地方形象塑造和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媒介地理学视角，分析《我的阿勒泰》如何通过空间叙事和影像呈现，在历史与地理空间的维度上构建并传播阿勒泰的城市形象。

媒介地理学是由传播学与地理学交叉而来的新兴学科，^[1]主要探讨地理空间在媒介产品中的构建与感知。媒介不仅再现地理空间，还能创造出新的空间感知和地理意象。数字媒介重新定义了人们对空间和城市环境的感知。^[2]20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分析媒介如何生成与再生成空间提供了框架，他开创性地提出了“空间三元辩证法”来系统阐释

空间内涵。^[3]其中，瑞士学者施米德将列斐伏尔的三元要素分为三个领域：自然与物质性的物理领域，逻辑与形式化的抽象精神领域，以及规划设计与展望、象征与乌托邦、想象与欲望的社会领域。^[4]随着空间理论在国内的不断发展，它逐渐应用于电影和电视剧的研究。鲜佳从物质、社会与精神三个维度分析了重庆电影的差异空间生产。^[5]陈旭光在研究贵州电影的空间生产时，基于自然性、精神性与社会性分层理论进行了改进，以更好地契合电影特性。^[6]在电影研究中，重点是空间叙事与城市形象建构，这些研究重新定义了电影的空间，将物质空间与意义空间置于辩证关系中。相比之下，电视剧的空间研究还相对薄弱。因此，从媒介地理学的视角，分析《我的阿勒泰》的影像文本，探讨其如何呈现民族文化形象，总结其空间生产与城市形象构建路径，对于提升国产电视剧创作质量并有效实现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诗意叙事：多元价值与文化想象

在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中，不同的社会空间构成了不同的场域，人们居于特定社会空间会形成特定的地方感。^[7]媒介的影像体验是观众感知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地方感的重要来源。作为一种媒介形式，电影通过与文化地理的互动，创建了独特的电影世界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我的阿勒

[1] 保罗·亚当斯：《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袁艳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第34页。

[2] Adams P C, Jansson A, *Communication Geography: A New Area of Study for Human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20), p.110.

[3]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译，商务印书馆，2022，第40页。

[4]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译，商务印书馆，2022，第62页。

[5] 鲜佳：《差异空间的影像生产：21世纪以来重庆电影空间生产探析》，《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1年第8期。

[6] 陈旭光：《中国电影的“空间生产”：理论、格局与现状——以贵州电影的空间生产为个案》，《当代电影》2019年第6期。

[7] 刘一鸣、吴磊、李贵才：《空间理论的图景拓展——基于哈格斯特朗与布迪厄的理论互构研究》，《人文地理》2019年第6期。

泰》通过自然和谐的角色设定、故事情节和叙事风格，结合承载着民族与地域文化的叙事元素，共同营造一个广袤辽阔、明净纯粹的媒介空间。

（一）人物塑造：多维度价值表达

在远离尘嚣、都市，遍布雪山、森林、牛羊的自然空间，《我的阿勒泰》创造了一些明净纯粹、极富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女主角李文秀是一位生长在阿勒泰的汉族少女，她在城市追求文学梦想屡屡碰壁，写作被嘲，打工不顺，被假装真诚的广东仔高晓亮坑，这都让她渴望逃离都市，最终被迫回到老家和开小卖部的母亲一起生活，这也映射着当代青年“打工人”群体的境况。文秀作为城市的“出逃者”，“闯入”了哈萨克，但她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就地生根，坚持写作，创造自己的新生活，从追求文学梦想的城市青年，逐步转变为适应并融入阿勒泰牧民生活的成熟作家。借由文秀的汉族身份，观众可以跟随她揭开北疆的生活面目，体验游牧民族的真实生活，感受文秀身上勇敢、细腻的美好品质，她的视角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阿勒泰的窗口，还通过她的成长和探索旅程，影射着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巴太则代表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者，作为生活在新时代的游牧民族后代，巴太一方面接受着现代教育，向往走出草原；但另一方面又有着家族传承的重担，在哥哥去世后，原本在伊犁养马的巴太被要求回到牧场“子承父业”，被要求遵循传统娶意外死亡的哥哥的妻子，被父亲在思想和生活上处处规训着，回到哈萨克的巴太是“父权打压之下的子”的形象，不得不在家族传承和自我实现中做出抉择，这种矛盾也揭示了传统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通过文秀和巴太两个角色的交互叙事，串联起整体的故事网，展现了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个人成长与文化认同的复杂交织。

（二）风格呈现：轻喜剧与治愈叙事

与海报上呈现的宏大叙事不同，《我的阿勒泰》整体风格轻松明快，不乏喜剧桥段，导演滕丛丛说，她消解困顿的方式就是拍喜剧，这样，由散文改编的文艺电视剧也不会让观众望而却步。剧中最能体现这种率真和轻松风格的就是张凤侠，她作为“新一代的侠女”，敢爱敢恨，恣意生长，剧中她和女儿文秀的互相尊重、互不干涉的“新型相处关系”，让人耳目一新。

远离城市，扎根草原的张凤侠乍看是位很不靠谱的母亲，从不干涉女儿的生活；作为小卖部的店长，却从不催牧民们欠下的“人情债”，文秀要替她讨债，也是任由她独自去经历，去体验其中的关系。但在文秀忐忑地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用时，张凤侠说：“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不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看看这个草、这个树，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啊，要是没有人用，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她不羁洒脱，不屑找针线给女儿缝裙子，而是直接用订书机订起来；她拥有大智慧，深谙和而不同的道理。在李文秀发表自己对牧民生活的看法时，张凤侠说“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不可以居高临下地改变他们。”她对待爱情的态度亦是自由自在，会和情人去看傍晚的夕阳而立刻放下手中的活，也允许爱情的往来与得失，在犯错后也会积极弥补而不是自怨自艾，是一位具有独立、自由精神的女性，是经得起生活的粗糙，亦享受快意人生的一位新时代的侠女。正是由这些贴近当代价值观的叙事，架构起阿勒泰的自由、开放、包容的文化想象，从而增强了观众对阿勒泰的情感认同。

二、媒介空间：视觉呈现与情感传达

媒介地理学由五个基本要素构成，分别是空

间、时间、地方、景观和尺度。空间是其中的核心要素之一。近年来,影像媒介愈发关注展示真实的地形特征和地缘文化,媒介空间既是社会的建构,同时也建构着社会,^[1]使受众进入创作者“想象的地理空间”内。《我的阿勒泰》的媒介空间并非是现实世界的等比复刻,而是在真实的地理空间的基础上进行主动的“能动想象”。剧中的多元空间图景,不仅展现了阿勒泰的自然和生态资源,还反映了当地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认知,为观众带来了多维度的地理和文化体验。

（一）治愈的自然生态空间

阿勒泰的自然景观在其地方想象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通过大面积的自然景观镜头,如剧中多次出现的雪山、森林和河流,不仅展示了阿勒泰的自然美景,增强了观众的视觉享受,也通过这些景观暗示了角色的情感变化和心理状态。如文秀和托肯、库兰去舞会路上邂逅的美景、一起采摘野生木耳和松胶;如三人一起在清澈的小溪边洗衣服;如文秀和巴太在白桦林间互相倾诉情感,阳光透过树林洒在二人身上的场景,都能使观众感受到哈萨克族生活的宁静与质朴,这些画面不仅让观众体验到了哈萨克族的真实生活方式,也通过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建构了阿勒泰的治愈性和美好的城市形象。通过这些情感共鸣,影片进一步深化了观众对阿勒泰的文化认同。

（二）社会空间的重构与融合

哈萨克族的生活方式既传统又独特,与现代社会有着显著的差异。在《我的阿勒泰》中,哈萨克族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遵循自然时节的规律,享受没有竞争和系统压力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充满了生命力和自然性,也构建了独特的文化和社交准则。在李文秀帮母亲讨债的过程中,她观察到哈萨克族人之间的真诚相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依赖于原始的理解、坦

诚和信任,构成了当地更加稳固的精神支撑和社会结构。

然而,作为“世外桃源”的阿勒泰空间所承载的面貌是多重的,既有纯粹的生命力,也隐藏着现实的艰难与冲突。仙女湾小道曾是哈萨克族转场的必经之地,象征着这一民族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如今,这条小路却因不够安全而被现代公路取代,猎枪也不再被允许使用,这一变化反映了游牧民族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代际冲突,以及文化遗产的挑战。此外,在古尔邦节的庆典上,远处出现的虫草商人也象征着现代文明对草原净土的侵蚀,迫使牧民们采取行动去抵抗这些侵扰,哈萨克族的游牧文明也在不断地被冲击与重构。通过这些细腻的社会空间描绘,不仅展示了哈萨克族传统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张力,还揭示了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所面临的挑战。通过展示这些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不仅使观众对阿勒泰的社会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也使阿勒泰这一地理空间的形象更加立体和丰满。

《我的阿勒泰》通过对新疆独特人文自然景观和社会文化的空间延展,成功构建了多维度、多元化的空间图景,展现了浓郁的哈萨克文化特色。影片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哈萨克民族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平台,也使影像表达更加具体、贴近人心。通过在真实地理与媒介地理之间的双向建构,影片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感知和理解新疆文化的重要窗口。

三、媒介时间：慢叙事下的价值建构

媒介地理学认为,媒介,尤其是现代占据主

[1] 邵培仁、杨丽萍:《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第185页。

导地位的电子媒介，具有“再造时间”的功能。通过内容安排、节目设计和时间提示，媒介不仅改变了时间的参考标准，还重塑了人类的时间感知方式，形成了以媒介时间为参照的全新节奏、顺序与结构。^[1]所谓“媒介时间”指的是由媒介提示和再造的时间系统，这个系统深深嵌入人们的感知结构和社会结构中，重新塑造了人们的时间体验。

《我的阿勒泰》通过其电影媒介时间的自由，赋予了“阿勒泰”这一地理空间以更多的想象可能。作为一座城市，“阿勒泰”的形象由空间的广度和时间的纵深共同创造。该剧通过具体的视觉语言构建了空间形象，而时间想象则来源于叙事节奏与价值旨趣的营造。在社交平台上，许多观众对《我的阿勒泰》的评价集中于其“治愈了精神内耗”。在短视频盛行的时代，慢节奏的《我的阿勒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心灵的休憩之所。例如文秀在纯白的小卖部门口铲雪；在雪山、蓝天的映衬下，穿着浅色裙子在辽阔的翠绿草原上奔跑；托肯热情地呼喊着“我的好朋友文秀！”给文秀分享自家羊油做的香皂。通过这些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图景，为观众营造了一种宁静与安逸的氛围，也为处在快节奏、高压环境中的当代人群提供了一份松弛感，使其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治愈和放松。同时，通过与都市生活常态截然不同的空间景象，如皑皑雪山、苍茫草原、奔腾骏马、湛蓝湖泊等众多地理元素，编织出自由与远方的想象空间，阿勒泰的诗情画意、淳朴民风，与人情的温暖热情交相辉映，塑造出丰富多彩的哈萨克民族景象，令人心驰神往。

媒介时间的重塑能改变观众的时间感知，从而影响观众的生活节奏和情感体验。《我的阿勒泰》通过其治愈性的视觉空间和慢叙事的手法，不仅延展了剧情的时间维度，还提升了剧集的情感抚慰效果，并增强了观众对阿勒泰城市形象的

认同和生活方式的向往。

四、地方想象：文化符号与意义生产

“媒介空间”作为一个开放的符号系统，可以为影视艺术的创作与传播提供多样的表达方式。约翰·哈特雷指出，媒介传播本质上是符号传播，^[2]媒介空间诞生于符号空间，同时媒介空间也蕴含着符号文本^[3]。地理环境因素决定了媒介符号的存在，同样地，独特的地理条件也会孕育出独特的媒介符号。

（一）精神图腾的象征意义

剧集中，马作为一个重要角色，不仅连接了观众、剧情和阿勒泰的风土人情，还象征着哈萨克族的文化精神。剧中的马被命名为“踏雪”，其眉毛、眼睛和胸前的白色纹饰，都体现了哈萨克族的文化元素。与此同时，阿勒泰还设计了“雪怪阿乐”这一IP形象，用以宣传当地的冰雪旅游资源。如今，“雪怪阿乐”和“踏雪”共同成为阿勒泰地区的象征。

在剧集中，巴太为了救文秀而亲手结束“踏雪”的生命，这一充满戏剧张力的场景不仅表现了浓烈的情感冲突，也象征了游牧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对立与碰撞。这一刻的个人情感被置于广袤的历史洪流中，巴太和文秀分别象征着不同的文化，在时代进程中碰撞出“爱与血色”的火花。巴太对“踏雪”的哀悼，象征着对野性的颠覆，也暗示着对民族、文明和人类命运的重新书写。

[1] 邵培仁、杨丽萍：《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第79页。

[2] John·Hanley, *Uses of Television*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9), p.121.

[3] 黄洁：《影视艺术的“媒介空间”及其“开发机缘”》，《新闻界》2006年第6期。

（二）文化符号的融合与传承

桦树皮作为一种天然且未经工业化处理的书写材料，由巴太赠予文秀，象征着两人情感的升温。尽管桦树皮上未刻写哈萨克族的文字，但它代表了汉族与哈萨克族两种文明的交汇，象征了两人之间美好的爱情。这一信物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寄托，也是地域文化想象的载体，象征着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渴望。

在古尔邦节的庆典上，男女老少围着篝火狂欢至天明，少数民族的热情、害羞和神秘在阿勒泰的美丽景色中碰撞；牧场上男人们进行着激烈的刁羊比赛，展现了力量与美的结合；毡房内传来女人们的阵阵笑声，充满了人与人之间无芥蒂的和谐。这些富有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不仅展示了哈萨克节日文化的独特魅力，还反映了阿勒泰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剧集中对哈萨克族传统节日和庆典场景的视觉呈现，深化了观众对阿勒泰城市形象的认知，增强了观众对哈萨克族文化的认同感。这些文化符号与当地自然景观的融合，成功构建了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和丰富历史背景的地方想象。

五、结语

基于媒介地理学视角，《我的阿勒泰》通过

其独特的影像语言和叙事结构，在地理空间和文化想象的多重维度上，成功构建并传播了阿勒泰的城市形象。剧集不仅通过自然景观和人文元素的结合，展示了哈萨克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内涵，还通过情感共鸣和文化符号，增强了观众对阿勒泰的情感认同；影片的慢节奏叙事和治愈性的视觉呈现，在现代快节奏生活中为观众提供了一份心灵的松弛与安慰；多维度的叙事和人物塑造，则展现了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真实地理与媒介地理的双向建构，塑造了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和历史背景阿勒泰城市形象。

在国产电视剧创作中，《我的阿勒泰》为高质量的文化传播树立了典范。通过对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和对地理空间的多维展现，影片不仅实现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为中国电视剧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更多的关注与认同。对《我的阿勒泰》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媒介在地方形象塑造中的作用，也为未来的文化传播和影视创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吴先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